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2

4 OCT 1951

T 5470 / 1140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雜著

蘇秦



蘇秦傳秦兵不出函谷關十五年考異以為此游說之士
誇大蘇秦云爾故不取然張儀之說趙王言秦兵不敢出
函谷關十五年而范雎言於秦昭王亦有秦十五年不敢
窺兵山東之語則非虛辭也按六國表自顯王三十六年
至慎靚王三年凡十五年中秦四伐魏一圍魏未嘗交兵
他國至慎靚王三年五國共攻秦則從約猶未解也四年
秦攻韓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可見前此之伐魏特以偏師
臨之未嘗大出兵也蓋魏河西與秦接壤秦日以蠶食之

而諸侯如連雞不能俱飛從約雖在而卒莫能相一秦之
不出兵十五年未必以從約之故而考其事實則誠有之
非盡虛辭也蘇秦傳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此在顯
王三十七年距約從僅一年然自此至四十年魏敗楚於
陘山四十四年魏敗韓舉敗越護四十六年楚敗魏襄陵
十五年中六國相攻亦止此四五事爾大抵天下皆宗蘇
氏之從約或從或不從而其名猶在至赧王五年張儀破
從為橫未一年而諸侯復畔衡合從則謂蘇秦去趙而從
約皆解亦未盡然也

秦本紀惠文王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
八萬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
所書小異而惠文王之七年乃襄王之四年又差一年至

年表則載秦敗魏於雕陰於惠文王之五年襄王之二年
更復不合以蘇秦傳考之年表為是又按秦商鞅虜魏公
子卬距此八年此公子卬亦非為所虜者秦公子又不應
與卬同名考蘇秦傳秦使犀首伐魏禽其將龍賈取雕陰
則公子卬乃公孫衍之誤無疑也魏世家敗龍賈軍四萬
八千於雕陰是四萬八千龍賈所將之軍未必盡為秦所
殺斬首八萬乃秦紀誇大之語亦非其實也通鑑從蘇秦
傳年表而兼用魏世家為得之然考異又引惠文王七年
秦使公子卬敗魏為約從後二年事以為秦兵未嘗不出
之證此則明與鑑相違殆不可曉蓋考異偶誤爾

論高祖斬丁公

漢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世以為義舉司馬公亦盛稱之

白曰章字存和 卷四 二
余謂丁公之死固當而高祖之斬丁公恐未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蓋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非丁公也以義言之丁公之誅當次於項伯項伯之不誅幸矣而又封侯何也項伯於鴻門既脫沛公於阨而又深勸羽以全太公呂后之命其為漢也至矣羽非項氏不任事其受陳平金以閒疎羽君臣者必項氏也羽死而項氏侯者四人此皆與伯同心為漢者羽東城之敗項氏無一人與之俱亦無一人為之死且俛首事漢受封爵焉羽之亡皆項伯為之也以咎丁公何哉故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足以明人臣之義而封項伯而斬丁公終不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荀悅漢紀載赦季布而刪斬丁公事或亦有見於此歟

趙充國

景帝以周亞夫怏怏非少主臣以事殺之而史於傳後云死後乃封王信為蓋侯則亞夫之死以爭王信侯故也宣帝遣趙充國討西羌又遣彊弩將軍許延壽破羌將軍辛武賢充國屢抗言非是畫屯田策宣帝雖是充國言而卒而從其計後充國歸為帝別疏所以乃罷武賢歸故官而延壽之功亦不復論其後武賢告充國子卬至下吏自殺而充國亦因是請老此非武賢之力而實延壽之為之也延壽為太子外祖父同產弟不數年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其氣力過王信遠甚史皆歿不著而卬之所以死充國之所以請老皆不得其實與亞夫傳異矣漢不如史此亦其一也 充國以神爵元年出二年五月歸其見宣帝當在六七月間史載秋羌降而充國爭護羌校尉則猶未去位

也公卿百官表神爵二年後將軍充國衛尉忠按充國為後將軍已十餘年歸自水衡都尉遷衛尉耳充國之請老在秋冬閒故別有衛尉忠而後將軍充國下脫一罷字表文多缺故不詳也充國請老後八年乃卒其請老也乃以子卬之故班史已明載之而通鑑於請老一節僅於薨年云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則并此曲折亦不著矣此又通鑑之失也 蘇武年八十餘以典屬國卒官龔遂年亦幾八十以水衡都尉卒官充國僅逾七十元年方自請為將而二年即以老乞骸骨非其情也自以避延壽之故觀浩星賜迎說充國之言其情節槩可睹矣宣帝雖從充國言而於充國之請老亦卒聽之與蘇武龔遂異矣其後趙氏與辛氏為仇而不及許氏固以武賢親告卬之故亦以許氏日盛有所畏而避之耳凡此情節千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劉向傳

劉向傳更生向本名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

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據元成傳

當作太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據百官表劾更生前為

九卿與望之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

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復辜復蒙恩徵用不

悔前過而教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

之亦坐使子白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是

元成禹公與恭顯許史為比而肆行誣害更生既坐黜而

望之之死亦由於此是華寵鄭朋之流而其罪浮於楊興

白曰章堂存利 卷四 四
諸葛豐矣班固謂元成禹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而司馬公亦論禹知而不言為罪之大而不知其公相朋比誣陷正人如此自通鑑刪此條不載綱目因之而元成禹之罪遂不大著於後世余因讀劉向傳為表而出之後之君子得以考焉

蕭望之傳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辭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其辭較元成禹為少平而亦請逮捕不知有司何人也其時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衛尉王接執金吾馮奉世大司農充郎廷尉陳遂蓋不可考然以元成禹著名當世而所奏乃有甚焉則有司亦不足責矣 弘恭石顯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

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誅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其辭與元成禹略同則其同心共謀可知故望之之死亦元成禹為之也向極諫外家封事在陽朔二年時王鳳專政其言至為痛切後音商根相繼向傳不載一言史略之耳元延中上奏亦不甚詳大都口說不欲以書見也傳後言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蓋述其槩而通鑑不著其語當補入

嚴光周黨王良

范史傳嚴光最詳而通鑑僅載數語綱目因之范文正公

祠堂記亦僅載兩語然如所敘則子陵之高光武之大皆不可得而見矣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袁宏後漢紀敘光事亦略而較通鑑為詳其云欲以為三公則與本傳除諫議大夫不合未知何據疑以袁紀為得之

范書嚴光傳不載其被徵之年周黨傳建武中為議郎以病歸復徵不屈王良傳建武三年徵為諫議大夫遷沛郡太守不之官以病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為大司徒司直范升奏周黨王良并言而不及光則光與黨良之徵自非同時而王良之徵在建武三年周黨同嚴光之徵自在五年以後也侯霸以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光與書位至鼎足之語必在五年後袁紀嚴光周黨并敘於五年蓋以類敘而王良又別敘於十一年亦以最後被徵事總及之

而周黨之徵非五年王良之徵亦非十一年也通鑑依袁紀敘嚴光周黨於五年而易其敘以周黨為首又依范奏并入王良其并王良於周黨則是而本傳明云三年不云五年又云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亦與本傳不合皆未 知所據也 王良本傳建武三年徵為諫議大夫通鑑敘於五年故不書諫議大夫綱目依傳補書之則當改良於三年而嚴光當別為一條在五年

書卓茂傳後

卓茂傳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世光武初即位即訪求茂詔曰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蓋專以不仕莽言此東漢節義之

所自始也范史論曰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不及不仕莽之事而僅以厚德寬中犯而不校為難於是茂之節遂以不著而光武褒揚之指亦盡失矣通鑑因之但言王莽居攝茂以病免歸而本傳與同縣孔休云云皆削不載其詔辭亦止載名冠天一而二所以論茂者不過以此僅與魯循良之吏為三而後四所以論茂者不過以此僅與魯恭劉寬並傳而視鮑宣龔璜遂若殊途此真茂之不幸而自宋以來迄未有表而出之者也夫士之砥行立名而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道若茂者傳矣而猶有不盡傳焉此君子所為三歎息也按茂傳不附孔休諸人此必因舊史而與魯魏劉同傳則范史之意與舊史異矣傳又言元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襲封安眾侯擢

勝子賜為上谷太守鮑宣子永以功至大官別有傳故史不之及蓋是時休勲勝宣皆已前歿惟劉宣與茂在宣襲封安眾茂封褒德其事正同此其褒揚之意顯然明白又蔡邕傳敘勲事云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當亦舊史之文范史雖以茂與魯魏劉同傳而賴有此附載猶可藉以考其實若通鑑盡削諸語一切皆沒不見是因范史而愈失之者也又按孔休蔡勲不仕莽世鮑宣為莽所殺龔勝以節死故休勲子孫僅賜穀而勝子賜宣子永皆擢用劉宣亦以不仕莽襲封茂則以密令著稱故更為太傅褒揚雖同而其差次如此前史亦未有發明之者為附及之

論張昭附張紘

孫策創業江東以張昭為長史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
一以委之以策之雄略而所以任昭者如此則昭之才必
有大過人者矣策傳創甚請張昭等謂曰公等善相吾弟
而吳歷云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
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此與昭烈之託孔明蓋無以
異昭傳亦云策臨卒以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與吳
歷略同權傳云待昭以師傳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
將率昭傳又云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初而昭亦
自言太后桓王不以老臣託陛下則昭固獨任託孤寄命
而以陛下託老臣其語大槩相同則昭固獨任託孤寄命
之責而權以建安五年嗣位至十三年規模大定力能拒
操此昭佐佑鎮撫之功亦不細矣而權之能嗣守江東之
業者皆昭力也及曹操之來昭與瑜等異議瑜既成功而
昭別攻當塗亦不克昭遂以自絀矣其拒曹操攻朱光借

荆州取荆州昭未有一言史失之耶抑竟不與議也權即
尊位昭以老病上還官位蓋以不用之故權更以為輔吳
將軍改封婁侯外雖尊寵而實疎遠之陳壽評曰張昭受
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蹇方直動不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
見外既不為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問巷養老而已以此
明權之不及策也竊謂此評為當而通鑑不著其語故詳
錄之 昭之剛直以爭公孫淵事觀之蓋有敵以下所不
能堪者權雖不用而尚能尊禮之此所以卒保有江東也
與綱目書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意蓋予之而又書婁侯張
昭卒其重昭也至矣但分注太略其前後情節皆不著矣
竊謂宜并載陳評為得其實也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
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

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按此江表傳之
謬也昭以剛直見憚權稱為張公而不敢字之何得於衆
中公肆摧折即後案刀責怒之時亦未嘗及此也昭之議
迎操乃過為權計不欲以孤注一擲亦用策緩步西歸之
言耳雖為失策然未至誤大計權即尊位不當追仇前語
昭以師傅自居於權未嘗有所降屈何至以一語之故遂
伏地流汗乎其必不然也明矣陳志不載而通鑑取之私
所未曉 江表傳又言昭之不相以駁周瑜等議故此亦
不然權初置丞相衆舉昭權言職統者任重非所以優之
及顧雍卒衆再舉昭權又言此公性剛非所以益之其語
自明正陳志所云以嚴見憚以高見外者江表傳所言非
其實也 蘇文忠公王元之畫像贊以昭與汲黯蕭望之

李固魏徵狄仁傑並稱蓋極推之而後來之論未有及者
故詳其本末以信蘇公之說若裴松之之論迎操為忠正
習鑿齒之論閉戶為不臣皆一偏之論不足道也

張紘與張昭俱為策謀之臣策待之亞於張昭為策將
命入為王官權之嗣業紘亦有力焉曹操以紘為會稽東
部都尉其書曰權初統事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
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
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
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蓋猶如策指時未之部也後權遣
紘之部當在建安七年太夫人卒後至十二年征黃祖始
令紘居守遙領所部十三年秋九月後操東下紘不與議
則破黃祖後紘又遠之部矣十二月權以紘為長史從征

合肥是時張昭別將兵攻當塗是已罷長史也吳書又曰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則權之外尊禮而內疎之亦與昭同紘以十七年卒留牋與權大抵為昭言亦自况也權之不及策此又其一徵矣通鑑紘以魏明帝太和三年卒即權稱帝之年也距建安十四年蓋二十年紘以長史終位不應權即尊位紘仍為長史也權以魏文帝黃初三年改元置丞相衆再舉張昭而不及紘則紘之前卒可知矣陳志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迎家道病卒按權傳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改為建業建安十五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黃龍二年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紘之卒在前徙治秣陵之後通鑑以為遷都建業後所以致誤綱目改於建安十七年為是故申

言之公安昭烈所治後令麋芳傅士仁守之建安二十五年芳士仁降權自建業往公安次年四月自公安徙都鄂在公安不半載其實自建業徙都鄂也并及

論李豐附傳

李豐宿為司馬師所親待其為中書令也師所引用乃不附師而與魏主謀以夏侯元代師輔政此與漢之王章無異魏之忠臣莫有過焉者也當是時司馬氏之篡弒已成豐元輩所謂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然功雖不就而意則可悲矣陳壽不為豐立傳僅附於夏侯元傳中其敘事率據獄辭未必皆實而大指尚略可見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奸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鑲築腰斬之壽為晉諱故削此語不載晉書文帝紀天子與中書

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元
代帝輔政帝知其謀使中書舍人王羨魏志注迎豐豐見
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
刀鑲築殺之所謂惡言即魏氏春秋所云也然則豐實承
魏主命而獄辭不欲明言之廷尉奏所謂迫脅至尊蓋隱
指此至魏書所謂陛下儻不從人云云乃獄吏之誣辭耳
故壽志亦不載之通鑑敘豐事專用魏略盡削豐謀以元
輔政等語於獄辭又雜用魏志魏書其意以豐與元緝陰
相黨結師自以疑忌殺之其獄辭皆虛語與曹爽傳同於
後又載杜畿并傳嘏語若豐元與何晏鄧颺等同以浮華
相扇被誅而豐之忠遂以不著於天下後世綱目始正之
云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元光祿大夫張緝書

司馬師殺而不去其官於是豐之忠始明白而分注所載
則仍通鑑未之改正也余是以考之魏志魏氏春秋晉書
為備詳其本末後之君子其必有以斷此矣 通鑑敘豐
事先及豐父恢語出魏略然魏略豐父名義與傅子豐父
名恢不同又載傅嘏論夏侯元何晏鄧颺語論李豐語此
與杜畿語皆出傅子傅元所著元嘏從父兄弟故多
載其語按嘏本傳魏黃門侍郎以與晏等不合免官後起
為滎陽太守不就司馬懿請為從事中郎遂附從懿父子
以傾魏爽之死齊王之廢嘏皆與有力焉故爽誅即以嘏
為河南尹轉尚書賜爵關內侯齊王廢進爵武鄉亭侯及
毋邱儉文欽兵起嘏勸師自行與之俱東師卒中詔嘏還
師嘏輒與昭俱還以成司馬氏之篡迹其始末蓋與賈充

不異幸其早死不與佐命之數此乃魏之逆臣但以善自
韜晦不名其功即如與昭俱還乃嘏之本謀顧以推之鍾
會故世莫得而議之其與何晏鄧颺及元豐不平皆以其
為魏故而自與鍾毓鍾會何曾陳泰荀顛善則皆司馬氏
之黨也所譏議晏等語大率以愛憎為之如晏輩固不足
道若豐元豈不勝於鍾會何曾荀顛而嘏之好惡如此陳
壽論嘏用才達顯而裴松之謂嘏當時高流壽所評不足
見其美庸人之論淺陋可笑故陳壽僅載嘏論何晏數語
裴松之注則盡收傅子所述云云通鑑又因注而為之條
分件繫謂嘏言若著龜之驗於是嘏得為魏之名臣而豐
元遂與何晏鄧颺輩同類而共棄之此真豐元之不幸也
吳蜀分荊州及取劉璋始末

劉表為荊州刺史有八郡之地治襄陽曹操征表表子琮
迎降八郡皆平分南郡為襄陽郡後敗於赤壁北還則僅
有南陵襄陽及江夏之北境而吳有南郡江夏及長沙之
漢昌下雋瀏陽蜀有武陵長沙零陵桂陽蓋荊州之地三
國分有之也其後先主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則欲併
得南郡江夏之地以周瑜言而止瑜卒以程普領南郡太
守又以魯肅言借荊州普還為江夏太守又以長沙之漢
昌下雋瀏陽及南郡之州陵為漢昌郡魯肅領漢昌太守
是所借者南郡數縣之地而已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
守分南岍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備以瑜
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按先主南收
四郡立營公安公安即武陵郡孱陵縣於南郡無所與所

分南岷地不知何在胡注以南岷為南四郡四郡乃備所自取魏蜀吳志皆同此非瑜所分也是時劉琦為江夏太守自奔江南後魏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沔口吳以程普為江夏太守治沙羨而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南收四郡各以兵力據而有之孰肯以地分人者且瑜於先主之詣京方力言以土地業備之不可豈肯自以地分與之乎先主之欲都督荊州以據地廣大北可向襄陽以通宛洛西可由巫秭歸以窺蜀非僅為地少不足以給也陳志蜀先主吳主傳皆不言借荊州魯肅傳肅勸借荊州在周瑜卒之前蓋失其次惟程普傳瑜卒普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備普還領江夏太守此為分明通鑑瑜以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據江陵十五年卒其卒不詳何時蓋在夏秋閒也先主之詣京則在春矣其借荊州

當在秋冬間關羽為襄陽太守駐江北張飛為宜都太守治秭歸皆得南郡後事參考諸傳略得其實而江表所云以地給備及備借荊州數郡之語皆傳聞之妄不足據也周瑜傳瑜詣京見權請與奮威將軍孫瑜共取蜀還江陵治裝道病卒魯肅傳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被髮歸於山林及備西圖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蜀先主傳權遣使云欲共伐蜀荊州主簿殷觀曰若為吳先驅進不能克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功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今詳肅傳

所云則瑜在南郡時欲與孫瑜自取蜀故先主有願加寬
貸之語先主傳所云則借南郡後故殷觀有不敢越我而
獨取蜀之語自非一時之事若獻帝春秋所記欲共取蜀
則借荆州後事而又云不聽孫瑜軍過則又似周瑜在時
瑜之請與奮威取蜀蓋欲以瑜鎮守其地非借瑜之力周
瑜既卒魯肅呂蒙俱在權必不獨任瑜以伐蜀也至云使
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未借南郡則江陵秭歸非蜀所
有既借南郡關羽為襄陽太守駐北岨張飛為宜都太守
屯秭歸蜀分南郡為宜都郡又非為拒瑜而然若先主之營公安亮
之駐南郡此指南郡非江陵之南郡也自建安十三年以來久矣於拒
瑜尤無與也所述先主語蜀志以與璋託在宗室願加寬
貸其言具有本末若獻帝春秋專以同盟自相攻伐為說

而以被髮入山語繫之前無所承語意齟齬殊不相合其
為傳聞之誤亦無疑也通鑑於借地事一依江表傳所云
考之陳壽志皆不合而所述先主語全用獻帝春秋附以
蜀志託在宗室之語又刪去末若不獲請之語而更以獻
帝春秋拒瑜語繫之刪移改併都非其實又削殷觀語不
載溫公之意有未可曉者後人但據通鑑以吳借荆州而
不知荆州之僅為南郡以先主拒吳伐蜀而自取之而不
知其情事有不同者今一一考正之庶乎不失其真也
孫權之遣周瑜與先主併力拒曹操而赤壁之戰瑜獨有
其功其攻南郡亦不與先主俱先主顧以其間南收四郡
非瑜意也瑜乘戰勝之威以操為不足畏而疑忌先主特
甚權則以新破操操必來攻仍欲指先主以併力其意少

異故權以妹妻先主而先主亦詣京見權勸權徙治秣陵
陳志所云綢繆恩紀蓋其實然權固曰非劉豫州莫可以
當曹操而隆中定計亦云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是時絕
未有相圖之意也權既不納瑜之言而瑜卒後卒從魯肅
而以南郡借先主蓋慮程普之不能以守南郡而操之所
憚惟先主天下所共知隆遜亦曰劉備天下梟雄曹操所憚故欲藉其力以
拒操操之南征向濡湏而不向南郡乃避先主而不攻使
以程普守之操必首攻南郡不則亦當分兵以圍江陵恐
非普之所能抗則權之計未為不得也其後魏兩攻吳曹真圍南郡司馬懿
向江陵則操之不攻江陵以羽守之故也至建安十八年操攻濡湏不克而退
十九年權又克廬江禽朱光操不能與爭於是權亦知操
之不足畏而無所藉於先主遂有圖取荊州之意會先主

已得益州而不以南郡還吳權之忿恨益甚又以關羽在
南郡度未可攻故遣呂蒙襲取三郡後卒中分荊州而呂
蒙之計自是得行未嘗一日忘南郡而羽疎不之防蒙遂
乘其隙而取之凡此間隙之開始於周瑜而成於呂蒙若
權之前後自有猾計其或從或不從亦非因人為轉移者
也向使周瑜不以道病卒則必取蜀而先主幾無駐足之
地又使權得荊州後而曹操不死則當先主伐吳時操必
以大軍威吳魏攻其外蜀攻其內江東成敗之機殆未可
料此皆天焉非人力之所與也世皆以圖取荊州為呂蒙
之功而不知其幾敗江東之業是特有天幸耳大抵吳之
諸臣周瑜雄略似孫伯符有并吞中原之志而不專於自
守魯肅明於大勢欲合吳蜀以拒操為三分之計至呂蒙

則一以譎詭為自利計而不顧其後雖有攻戰之材非瑜肅比也權自得南郡後請降於魏責貢獻責任子權之上書極為卑巽至云願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其屈辱亦已甚矣使不圖取南郡而與蜀交好其屈辱豈至於此羽固懷並兼之心而方與操為敵且權有呂蒙陸遜以守羽未必能為大害其後權卒絕魏而與蜀交好者終其身蓋亦有鑒於此也先主雖嘗以敗歸曹操而未嘗一為操屈諸葛孔明當奔亡之餘求救於權而其言曰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與隆中之言未嘗少異至其兩出祁山堂堂焉伸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而其志可與日月爭光視權之遣周魴遣孫布專以譎詭取勝者萬萬不侔矣陳壽志於孫劉始末略而弗詳通鑑又雜取裴松之注其子奪反若有相左者余是以詳考而備論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為何如也

論陶長沙侃

余讀朱子乞加封陶威公狀所載劉羲仲贊吳澥論其發明陶公忠義之節可謂詳且悉矣而竊疑其猶有所未盡也蓋以折翼之夢為晚年意欲覬覦之證此真莫須有之辭有不待辨而明者獨其討蘇峻也遲迴不進緩於致討以史所書若有觀望之迹使人不能無疑者今參考前後事實互相質証則史之影響誣謗亦自顯然是不可以不辨也案晉史侃之督荊州也受明帝之命與南頓王宗西陽王羨虞胤同被委任皆庾亮所深忌者宗既被誅羨降爵胤亦左遷侃以素有威名故未之及而出王舒溫嶠以

為外援又脩石頭城以備之其疑忌侃如此峻反嶠請入
援而亮以詔止之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使亮能克峻則
侃必不免矣亮既奔亡以太后詔進嶠郗鑒爵位命之討
賊此史所不言郗鑒傳鑒得詔書即流而不及侃嶠與
亮互相推為盟主意中原無侃也嶠以從弟克之言始遣
使推侃此非亮意而侃方被疑忌非得詔不敢以出師故
有疆場外將不敢越局之語亮蓋深幸侃之不來故即相
聽許及嶠聞毛寶之言又自度其力之必不能以禦峻將
為峻所禽滅是以改書再遣使而侃即許之遣龔登以師
來會時峻克京城已一月餘嶠在尋陽密邇京師未敢聲
言討賊比登至乃移檄遠近灑泣登舟及聞侃召登還惶
怖殊甚其與侃書情迫辭危而又深知侃之為人必無變

計不然適以激其怒而沮其事耳侃之召登必有深意當
以登師少不足以殄敵恐亮嶠輕進必為所敗將自將以
往嶠傳亦言侃許自下而未發又遣使召登還是侃本欲
自下可知侃得書即戎服登舟子喪不臨晝夜倍道而進
豈其旬日之閒而前後頓易若是嶠以四月出師僅有眾
七千人惴惴不能自保尚在尋陽侃倍道疾赴以五月即
至戎卒四萬旌旗數百里軍威大振勤王之師未有先焉
者也此豈有一毫顧望之心遲疑之迹也哉侃之疾至尋
陽不獨勇赴國難亦救亮嶠於垂亡蓋已釋然無恨於亮
且亮國之元舅非得詔侃安敢以加誅特以群議所指而
亮亦以前事自疑故用嶠計詣侃拜謝而侃即歡然與共
談宴同趨建康其公心大度又如此亮藉其威勢又欲自

專討峻之功輒自遣督護王彰攻峻反為所敗乃送節傳謝侃是時侃為盟主亮有不用命之罪然侃絕不以罪亮也此至石頭侃即言賊衆方盛難與爭鋒宜以歲月智計破之而諸軍不用其命屢戰輒北乃始委重於侃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又從孔坦言令郗鑒還守京口立大業曲阿度亭三壘以分賊兵勢此所謂以歲月智計破之者皆侃本謀也侃軍惟固守不肯與賊交鋒賊亦畏侃不敢來犯峻分兵四出戰無不克而數戰力疲已在侃計中矣侃之欲西歸蓋揚聲以誤敵實未嘗行嶠之力言亦猶前書之意侃之不答蓋不欲明言其故而毛寶一言即加督護而遣之李陽一言即分米五萬餉嶠未嘗少有遲疑此豈真欲西歸者哉其欲自將救湓口又欲自將救大業忠勇奮

發皆嶠亮之所未敢及從殷羨直攻石頭蓋已度峻之可以一戰而擒使嶠亮將以偏師綴之及嶠亮一遇峻軍則已敗走而峻乘勝遂攻侃軍以輕騎突陣不得入侃部將臨峻斬峻衆乃大潰詳其始末皆侃之功而嶠自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不復歸其功於侃矣亮以奔亡之餘束手無策嶠鑒雖忠義奮發而用兵皆非所長故毛寶曰義軍所恃惟公不以及亮并不以及嶠鑒也侃性周密兼總群策而不自用其長算遠計有非諸人所能測識者侃既不名其功故其深沉之謀竒偉之略遂不著於世而反以指縱之功歸之於嶠豈其事實也哉李閔滕含之破管商弘徽亦侃所建遣嶠之功僅獲蘇碩於奔敗之餘至於斬獲蘇逸則又西軍之功也京城既復侃即移兵歸鎮不

與朝事群議以嶠輔政嶠以推導而絕不及侃遷都大事也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以王導言而止而侃不與其議以至請任讓爭劉胤劾下敦皆不見從而侃坦然不以為意謝成功而不居屢見却而不怨是真有古大臣之度豈後世功名之士所能及哉侃自討郭默後在鎮五年於朝政一無所預慕容廆疏上侃府請封侃答以為騰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其恭謹如是至於末年告老去位綜理微密精明不亂始終全節蓋莫與比而史猶以折翼灑血影響烏有之事誣之則史所敘討峻前後之語豈可據信也哉侃釋然於亮而時有輕侮之語亮恥為侃屈而忿憾之心愈不解王導位望甚尊至受帝拜不辭侃亦時加輕侮非獨亮恥之導亦恥之矣侃之沒導即以

亮代其任侃諸子夏斌自相殘滅亮之劾夏亦由私憾至陶稱非有反叛之罪不以詔書輒爾收殺其他諸子亦無顯用者陶氏遂以不振而庾氏世執朝權導之諸子亦布在列位其所以掩侃之功誣侃之罪者影響疑似蓋無所不至豈獨折翼灑血之事已哉凡史之所以誣侃者一則曰以不與顧命為恨夫顧命明帝自所引見皆在朝之臣郝鑒雖為兖州而未嘗出以車騎將軍受顧命此非外鎮之所得預侃何為以是懷恨乎一則曰遺詔褒進大臣而侃不與疑亮刪除之成帝幼冲詔自亮出亮之忌侃嫌隙顯然又何庸以疑乎一則曰緩於討賊而又遣召龔登還夫侃方被疑若不待詔書而出師恐亮反以為侃罪郝鑒初欲入援為詔所止及承詔出師而亦未能前進侃至尋

陽而後以師來會未有以緩於討賊責鑒者而可以責侃乎侃之召登還必有其故或以師少而欲自往且未旬日而已戎服登舟倍道而進矣豈有中悔之意哉一則曰侃已欲西歸以毛寶戰勝乃留不去夫侃之克敵已有成算其欲西歸特一時之忿言或揚聲以誤敵而實未嘗以行且已遣毛寶又分米餉嶠其留不去決矣豈以毛寶戰勝而後留哉凡此皆影響疑似虛空捏飾欲以掩其功而釀成其罪與折翼灑血之誣同而相傳既久史皆承而書之陶氏子孫微弱而故吏亦不顯無能辨明之者唐初諸臣不知刪正又附梅陶及謝安語以見侃為名流所重梅陶已不足道侃之功勲遠出安上安言又豈足重侃者史家之無識如此獨東坡蘇公謂陶公忠義大節此足以為定

論矣余故因劉吳兩贊論而詳論之庶公之忠義大節著明於世而千百世之下不少蒙其黯黹焉

按溫嶠傳言侃預為盟主而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今以嶠傳考之亦未知其處分規畫何在也嶠之功在於激怒侃同赴國難而侃實非激怒之所能致嶠雖推侃為盟主實不用其命其諸將屢戰輒北疑皆嶠之所遣故侃曰良將安在其攻石頭嶠亮已為峻偏師所敗賴侃軍以獲大勝而嶠乃自專其功君子於嶠不能無疑焉亮之疑侃嶠亦同之故出為外援其後推侃乃出於不得已侃已釋然而嶠亮於侃則始終不協也庾亮傳言侃嘗欲起兵廢王導郗鑒不從而止此用亮與鑒牋中隱忍解釋陶公之語侃之末年深以滿盈為懼於朝政一無所與若起兵廢導是

復為蘇峻也此斷斷不然者且侃臨終上表猶稱道鑒亮之功勲可知其必無是事而亮公以見誣則亮之心術豈復可問也哉司馬公通鑑於舊史誣捏事已多所刪除而於討峻不能不承用舊史之文綱目因之書溫嶠以陶侃入討峻朱子於綱目每以未及脩改為恨或指此等處耳至乞加封陶威公狀直云以表忠義則與綱目所書亦有不同者矣嶠有破王敦之功而侃有威名於荆楚嶠既以王敦待之故其疑忌侃與庾亮同其推侃主盟特迫於一時之計而侈檄遠近自專其事於末方及陶征西而與庾亮同列其輕之也甚矣侃之遣龔登而不即自下蓋亦以王敦為鑒恐為嶠所制及得嶠書惶懼窘迫仰命於侃其倍道而進或亦由此比至石頭侃遣庾亮守白石壘遣郗

鑒還守京口立三壘庶不聽命而嶠獨與相抗侃之欲西歸亦有不樂嶠之意特以恐之故聞嶠言而亦置不答及破峻嶠即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吏云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乃嶠自專其功之辭耳侃之還鎮所謂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固其素志亦以避嶠也嶠以忠義著而公心大度則不及侃遠矣嶠之臨終與侃書史削不載而侃言藏之篋笥時時省視至於中夜撫膺臨飯酸噎并以書上呈謂其死不忘忠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危難是必深相崇重與前有大不同者而書不存故莫得而論也

又史所載梅陶語其云機神明鑒似魏武蓋言其材略其下即以武侯比之其言未為大失但擬人非倫耳義仲辨之亦未盡也吳論謂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有跋扈

之心今考亮傳出舒嶠為外援脩石頭以備侃皆亮以私
意疑侃於侃豪無所與而後欲起兵廢王導則又亮之誣
辭若應詹之書則以侃勲名既盛相勉以忠義耳非有所
疑吳氏之云皆未為當也朱子取其大意足以發明陶公
之心迹而於小小有不暇論是以亦附及之

論郭誼

甘露之變王涯賈餗諸人皆以無罪族其子孫迸走在昭
義者為郭誼所殺且盡此天下所冤痛而李衛公乃降詔
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衛公
不應顛倒至此此必有所甚不得已也當郭誼殺劉稹以
降而并及王羽賈庠等羽庠非有兵權為誼所忌史亦不
言其與誼素有嫌怨誼蓋以王賈宦官所仇嫉為此以快

宦官之忿而以求節鉞度宦官必有與之通者故誼望節
鉞不至而曰必移他鎮絕不料己之及於誅也衛公既定
計誅之又恐宦官之沮其事故特下此詔見羽等之死乃
上所命而非誼之功誼與同黨皆就誅夷而又以及於其
餘是不欲微露其意而亦鑒於朱克融王庭湊之禍其後
昭義帖服皆歸其功於盧鈞而未必非衛公誅鋤強梗之
力也竊因通鑑所書而論其事如此更當考之新舊唐史
而詳訂之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四終

後學喬元臣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五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雜著

讀史漫記

范雎以秦昭王之四十一年為相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
魏齊即以是年奔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四十二年秦誘執
平原君魏齊與虞卿亡走魏後五年秦破趙長平則昭王
之四十七年而赧王之五十五年也雎傳所敘最為詳明
考之虞卿傳則卿為趙計事皆在長平敗後與雎傳不合
故古史疑魏齊死後虞卿復歸相趙史略不言耳然如所
云則史窮愁著書之言亦無所當矣通鑑敘誘執平原君
事於赧王之五十六年則與卿傳合然秦以赧王五十六

年正月罷兵至九月復圍邯鄲此數月之中秦未必能誘平原君以來而平原君亦未必敢往且考異亦無他據其與古史所云亦未知孰是也姑記於此

長平之敗趙王與樓緩虞卿論事戰國策皆樓緩語史記虞卿傳以前為趙郝語後為樓緩語考其文義戰國策為順通鑑從史而前後刪削太多於意未盡竊謂當從戰國策

戰國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未嘗即圍邯鄲史記秦本紀趙世家白起傳六國年表皆同獨戰國策前章有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此飾說也下有既解邯鄲之圍趙王入秦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文義不屬而又明與章旨不合

吳本有之注云脫簡史以為章首今本無

按秦未嘗即圍邯鄲趙王亦未嘗入秦此自戰國策之誤史記虞卿傳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此承戰國策之誤而未及正通鑑但云使趙郝約事於秦而去邯鄲入朝二語通鑑是也

秦自誘執楚懷王天下視秦真如虎豹豺狼之不可嚮邇故趙與秦會澠池廉頗請三十日不還立太子以絕秦望其畏秦也如此况自長平敗後秦有滅趙之心趙王安敢入朝於秦且既入朝又何以使趙郝約事於秦此必無之理趙世家不言入朝而云趙王還不聽秦還字上無所承蓋其誤也秦本紀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而不言趙獻六城疑因虞卿之言而止此所謂不聽秦者而邯鄲之圍亦以此史文多錯誤而尚有可考者考異亦不盡及也

蘇代主從約未嘗入秦史白起傳韓趙使蘇代以厚幣說秦相應侯據戰國策只云謂應侯曰不云蘇代也又戰國策蘇子謂秦王言從之不可成不知何蘇子亦似非代屬也策末言秦兵不出於境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皆虛辭無實通鑑從史作蘇代而蘇子之云則略之

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避席擇言按嬰即惠王瑩魯君以時考之當是共公此策猶有先王禮義之遺在戰國中為景星鳳皇之見矣魯雖微弱不振而先世禮義之傳猶在亦不可不表而出之通鑑以其無所附而削不載非也當補於魯共公薨之下

通鑑多載孔叢子語朱子孝經刊誤後跋嘗辨其誤而綱目仍通鑑之舊蓋未及正也綱目成於壬辰而刊誤之作在丙午相距十有四年故前後所見不同朱子晚年嘗欲更定綱目而未及其載於黃李二公所述者可考也

秦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五年六國盡滅秦兵所至如獵狐兔無敢當者惟楚為少用力至齊以四十餘年不被兵而兵卒入臨淄莫之或格然則非秦之能滅六國六國之自滅也其時李牧獨能與秦亢然使不死亦支持歲月之間耳朱子謂天下之勢至此雖使聖賢復生未知何以安之也通鑑以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周天子自壞其紀綱而朱子以為昧於先幾故曰天下勢而已矣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誠有見於此也

漢高帝嫚而侮人然於留侯不敢輕也稱之必曰子房尤

憚周昌後亦稱王陵四皓之來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避逃我其重之如此然則高帝所媢侮者叔孫通隨何輩
耳漢廷無一儒者所以不足啟高帝之敬畏也

高帝臨崩呂后問以蕭相國後何人可代帝歷舉曹參王
陵陳平周勃其時留侯見在而不及之何也豈其多病方
道引辟穀度其不久於世而不及之乎此事前人未有論
及之者

高帝崩呂后四日不發喪謀誅諸將以酈商而止通鑑以
其言為妄削不載然帝崩四日不發喪此必有故史所傳
非妄也陳平之在滎陽樊噲之在代以前後事連言之耳
灌嬰屯滎陽高帝紀嬰傳皆無其事僅見於陳平世家亦
不詳何時疑自破布歸即屯滎陽也史以無事故略之綱

月依史記補入

王陵以爭土諸呂高后遷之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
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卒其卒當在高后之七年也
人臣之義以王陵為正而言不用即以病歸不復出亦得
大臣之節通鑑僅云謝病免而刪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
卒語似失其實當補入又當依絳侯例於高后七年補書
帝太傅王陵卒 周昌以伉直為高帝所憚其為趙王如
意事謝病不朝三歲而卒雖不能全趙王然亦無負於高
帝矣當與王陵同書而通鑑並謝病不朝亦削不書
王陵謝病不朝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誤也七歲則卒於
高后之世若十歲則文帝之立久矣不應漫不及陵也七
誤作十與汲黯傳同

史記惠帝崩呂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謂丞相曰云
云是時王陵陳平為丞相漢書外戚傳謂丞相陳平若王
陵必不聽其計也通鑑不載此事以高后病甚始令呂產
呂祿居南北軍不應八年前已居南北軍也又此時呂釋
之尚在呂祿未侯故疑其語非實而刪之案漢書無呂祿
字荀紀作為將監南北軍事蓋此時周勃為太尉呂產以
將監南北軍事未嘗專制至高后病甚始以南北軍專屬
之產祿而太尉不得入軍中主其兵但史所敘不詳耳綱
目依史記補入此事呂氏權由此起故不可刪而仍從史
記書將南北軍竊謂當從荀紀為是 綱目留侯子子誤
作孫書法謂此條通鑑於誅呂產祿及之不知通鑑所書
乃後事非補敘前事也前人讀史每多不詳當正之

高后元年正月除三族妖言令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
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則此本惠帝之意
通鑑不載此詔是沒惠帝之美而反移之於呂后也綱目
依通鑑未及補

綱目凡例凡賢臣之卒特書前漢如賈誼董仲舒汲黯劉
向皆不書卒疑缺文賈誼之卒在文帝十一年汲黯之卒
在武帝元封二年劉向之卒在成帝綏和二年惟董仲舒
史不載其卒之年無可考賈汲劉之卒通鑑皆不書綱目
因之所當補入

汲黯傳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黯以
元狩五年出為淮陽太守至元鼎二年以諸侯相秩居淮
陽元封二年卒史自元鼎二年計之故曰七年漢書通計

之故曰十年然以文義考之當從史或漢書七誤作十通鑑綱目皆從漢書

梁懷王薨無子則梁太傅亦罷矣誼後歲餘乃卒不知何官豈仍以梁太傅卒乎此不可考

通鑑於宣帝甘露二年書營平侯趙充國薨而神爵二年不書典屬國蘇武卒此缺文也綱目因之蘇武之節豈不

得與營平比乎是亦所當補也
綱目正誤謂於漢文帝十一年補書絳侯周勃卒余因其語推之略舉數條通鑑創始為之義例繁多不無遺漏而綱目之作一依通鑑未及重脩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袁盎以

奉常使吳已以楚相罷免家居然不書故奉常者貶之據

宣書故司隸楊惲書故平通侯盎多計數其陳說雖切皆有所承迎如引

卻慎夫人坐以悅母后而於鄧通未嘗一言及之也阻梁

王之議亦順帝意而於臨江王未嘗一言及之也既以計

殺晁錯而使吳不疑吳王故厚遇盎其以誅錯報亦吳王

之所樂聞必無圍守欲殺之事特遣盎還報而盎自撰諸

妄語以幸脫其罪景帝既悔殺錯則當誅盎而卒賴竇嬰

之力免於誅而仍為楚相盎已罷免疑不過因魏其以成

其議史言大臣及盎等則盎必昌言之以專其功故及於

禍此亦天也綱目不書故官蓋亦貶之書法謂不書官為

薄梁罪又謂不以失刑病帝支離之甚可笑也

袁盎諫趙談參乘本為正論而史載袁種語於前則其所

由有不然者贊謂其善傳會蓋窺其微矣又史謂好聲矜
賢竟以名敗則蓋昌言之自專其功尤為切證也

孔臧為太常見於百官表而辭御史大夫則漢史無其事
至言禮賜如三公武帝時無有三公止丞相御史大夫耳
其語之妄自明朱子孝經刊誤跋語中曾辨之以通鑑為
誤而綱目不之削者門人所編未及更定也

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奏罷滄海郡予之也請罷西南夷
而專奉朔方弘雖希世然此舉亦不為無益矣故節取之
賜淮陽王几杖無朝賜衡山王賜書不朝毋朝不朝一也
各從其本文爾賜吳王濞几杖不朝通鑑敘於吳楚反時
而前則缺故綱目亦缺不書書法曲說穿鑿非綱目意也
下條侯獄治渭陽五帝廟遺詔短喪皆直書之獨以賜吳

王几杖為文帝諱乎無理曲說此為甚矣

酷吏張湯王溫舒皆書有罪自殺義縱亦酷吏也而書殺
不去其官蓋不以其罪殺之也縱以楊可告緡為亂民捕
其為可使者此一事有直臣之節足以贖其罪矣故書殺
而不去其官

酷吏郅都為禍首然有忠直節非他酷吏比其殺之不以
罪乃太后意非景帝意也故略之

公孫弘以希世取相位而其議卜式及郭解兩事有大臣
之風卜式本末無足言者而烹弘羊一語致堂亦節取之
則弘語未可略也通鑑於議卜式語不載綱目補書之當
矣

卜式為人本末無足言者其以家財輸邊以致告緡之令

毒徧天下史特載其烹弘羊一語以結正弘羊之罪非有取於式也公孫弘雖以希世取相位然與卜懸絕矣班氏謂公孫弘卜式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比而言之蓋失其實至擬之飯牛版築則弘且不敢當况式乎又云質直則汲黯卜式黯乃與式為伍其顛倒何至於此而世未可言其非者使卜式之罪不大白於天下後世則班氏之過也

桑弘羊子遷事皆出杜延年傳延年傳少府徐仁廷尉王平皆論棄市百官表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棄市通鑑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與漢書不合當別有據綱目書廷尉王平要斬依通鑑而賈勝胡以不知所坐故略之綱目書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要斬蓋深譏之是時霍光專政譏不在昭帝也光以私意枉殺大臣則夷滅之禍不獨顯禹雲山之罪而亦光有以致之矣愚謂當從漢書作廷尉王平棄市

又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則李种賈勝胡與王平徐仁非一事也通鑑或別有據然入賈勝胡於此語無所承却未分明

通鑑宣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綱目因之考證以為誤當刪此九字考證是也按漢書昌邑王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宣帝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已而即位皇太后歸長樂宮元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帝紀所載分明可考惟外戚上官后傳宣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此因上有立宣帝字傳寫之訛遂誤以元為宣非外戚傳之本然也通鑑據外戚傳故於此增入九字而於元帝即位又書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前後違錯其誤亦自分明劉氏漢書刊誤既不之及胡注亦略不言惟考證能辨之而未詳其致誤之由至考異反謂元帝即位再書尊皇太后為重出羨文是并漢書而未之見也合以考證為正漢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此家人子非宣帝之宮人也唐詔立武才人以政君為此此文飾之辭不可以欺兒童者而考異乃以為據謂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為婕妤章句之儒不曉大義至於如此所當痛斥者也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又為前將軍錄尚書事免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官已見前又不可書故官故止書蕭望之自殺非削之也又堪卒二字提要有之今綱目刊本漏其與張猛皆不書官亦以官已見上非削之也望之堪皆為元帝傳雖昧於不可則止之義然與貪慕爵位者異矣綱目不應盡削其官蓋本於官已見之例而書法發明妄為之說此非綱目意也劉向以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鑄黃金幾死及對成帝猶謂甘泉汾陰雍五時當復通人之蔽至於如此向之賢而此一事則不及谷永遠矣

元后傳成帝發怒責問王商立根等此恐出王音意王氏惟音為脩整商立根等奢侈放縱音所不能制故言於帝以此恐之耳使出成帝縱使不誅音卒後必不委商根以

政事矣帝故昏弱必不為此也

許后為王氏所忌卒廢殺之以許氏尊盛日久恐為所間趙后起微賤故不之忌趙后姊弟之狂亂什倍於許后而恣行自若張放淳于長之寵皆白罷遣之而於趙后姊弟未嘗問也暫推谷永再言之而不聽即止班氏云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蓋由趙氏內亂而後外家擅朝也谷永對策言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此必王鳳欲進其小妻弟張美人故永預言之以為張本建始四年距陽朔元年僅五年必鳳於谷永對後進之也如淳謂永為鳳洗前過則非是而此論實為鳳言仲鴻論亦非也

王商以永始四年十一月庚申罷賜令安車駟馬次年正月壬戌復位相距僅六十二日其免其復皆自為之與成

帝無與也胡注商去年免今復位而不著其相距之近似失之

龔勝節義彪炳天壤而書法發明僅以為別於莽臣之書死者其可笑如此

莽始建國四年大司馬甄邯死綱目不書此缺文王舜甄邯同為莽大臣王舜書死而甄邯不書非其例也邯孔

光女壻於甄豐不知何屬豐之誅不及於邯疑非近族也太皇太后王氏崩此如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不書新室文

母不予莽之改也以漢之太皇太后而崩於莽之始建國五年莽之篡元后實成之雖有不忘漢之心然亦末矣所謂不待貶絕而其義自著者也以為予之誤矣

更始為新市平林所立略與盆子同雖能遣將討莽而以

疑忌殺伯升光武亦幾不免又卒於破敗而降赤眉故綱目直以元書之不成之為君也孺子嬰為王莽所立後方望以之稱帝其為更始所殺綱目以擊斬書之孺子嬰且然又何疑於更始乎吕后立恒山王義文帝殺之綱目書誅此可以得綱目之權衡矣

通鑑建武十九年上行幸南陽進幸南頓復南頓田租一歲復增一歲范書復南頓田租歲上無一字劉注謂當作五歲史缺文也先復五歲後增一歲共六歲後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皆依此例案下父老言願給復十年若止一歲不應遠請十年劉注是也胡注亦不及此綱目復南頓田租二歲此因通鑑而誤

陳壽志荀彧以憂卒通鑑從范書孫盛魏晉春秋書飲藥

而卒以為彧之死魏武隱其誅不書飲藥而卒後世人君將謂隱誅可得而行至綱目則直書曰自殺以此例之翟方進之死成帝亦隱其誅當正名之曰自殺而今綱目書卒亦從通鑑蓋未及正也

司馬懿密謀誅曹爽本以傾魏爽誅而篡奪之形成矣於此當嚴其詞綱目一依通鑑其辭有未盡者宜書曰魏主芳謁高平陵曹爽等從司馬懿舉兵矯太后令閉城門分據諸營奏免爽等官遂殺爽何晏等并桓範皆夷其族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凡例曰凡書篡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以此推之今綱目所書尚未為定論也至懿自為丞相則提要已明綱目刊本偶誤耳書法以懿為知節真可為夢語矣

魏志餘論

通鑑曹爽用何晏丁謚鄧颺之計遷太后於永寧宮胡三省注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遷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故以遷字加之按陳志文德郭皇后稱永安宮明元郭皇后稱永寧宮其例正同郭后傳既不言遷曹爽傳亦不之及司馬懿奏事稱永寧宮皇太后令亦無偪遷之文則胡注是也通鑑用魏略晉書宣帝紀五行志語而未考其實綱目因之當依胡注改正 魏略丁謚傳奏使太后出居別宮皆謚之計晉書宣帝紀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五行志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帝與太后涕泣而別案魏畧止言丁謚而宣帝紀增何晏鄧颺以其同黨故耳五行志又誤以齊王廢時事以附益之恐皆非其實當以陳壽志為正

蔣濟高柔孫禮王觀皆魏之大臣激於曹爽之專政而輔司馬懿以誅爽爽誅懿專政而篡弒之形成矣濟蓋深悔之故發病而没于寶晉紀謂病其言之失信未盡然也孫禮逾年亦卒高柔王觀以老壽在朝高官厚祿與懿師昭相終始其視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弒漠然無所動於心繩以春秋之義其能免於黨惡之誅乎 齊王之廢柔以一

鄉公之弒柔與司馬昭司馬孚連名具奏而高貴鄉公常道鄉公之立柔觀皆進爵增封邑非特無所與而已也

蔣濟為太尉在群臣之右而懿以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以王觀行中領軍據義營以濟從屯洛水浮橋蓋劫與之同是柔觀與謀而濟不與謀也其上永寧宮奏首稱太尉臣濟此懿自為之耳濟讓爵表曰語謀則臣不先知語戰

則非臣所率蓋自明其非懿之黨而於爽之誅力言曹真之勲不可無後則猶能與懿異也懿誅爽後篡奪之勢已成濟固知之而力不能制故不三月發病而卒考其始末與孫禮高柔王觀不同而為魏史者皆晉人未能辨明其事宜表而出之

高柔以黃初四年為廷尉在位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月遷司空又徙司徒考其時在正始六年後正曹爽執政之日也懿誅爽時以柔行大將軍據爽營是與懿同謀者自是遂為司馬用矣柔在文帝明帝時以直諫顯名至曹爽執政乃默無一語而迄與懿同謀殺之前後較若兩人當懿誅爽時柔已七十有六矣柔卒於景元四年逆計之正始九年柔年七十六歲使年七十餘而死不當為魏之名臣耶陳壽評其保官二十年

元老終位蓋深譏之人固不幸而不死者如高柔是也王觀名位次於高柔而終始於司馬略同孫禮以亮直稱而以爭界之事為爽所黜遂為懿畫誅爽之策其後入為司隸校尉遷司空封亭侯凡歷二載史不著其一語虛毓亦有名稱而與爽不協以司隸校尉治晏等獄蓋皆為懿用矣懿之篡魏劉放孫資導之於前而高柔王觀孫禮盧毓與傅嘏助之於後俱有力焉不獨賈克陳騫之儔也余是以詳著之

司馬懿與曹爽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是年轉為太傅而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但不言錄尚書事然懿至正始八年始謝病不與朝政則前此固未嘗不與也正始二年四年懿出拒吳五年爽出征蜀彼此出入未有疑忌

白曰章室不禾 卷五
自爽出無功晏等乃有猜防之意六年以羲領中壘中堅
營七年與懿異議八年五月懿謝病蓋已定誅爽之計特
以稔其惡而斃之耳懿受文帝遺詔輔政已有不臣之心
東禽孟達西拒諸葛威名甚盛迨遼東之役大肆誅殺藉
以服眾爽之愚駭晏等之浮華夫豈其敵懿蓋玩之於股
掌之上而猶遲而後發誅爽之後自為丞相加九錫儼然
以操自居而俛仰之閒國祚已移矣即使爽用桓範言奉
天子詣許昌不過稍延月日之期終必為懿禽滅蓋懿之
陰謀已久威勢已成內外諸臣皆為之用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

晉書景懷夏侯后傳明帝時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
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
之青龍二年遂以鳩崩此因舊史必有所據而通鑑以為
非實其指未可詳也

懿既擁兵而子師為中領軍亦執兵柄其誅爽也師勒兵
鎮遏中外陰養死士三千人一朝而集昭亦率眾衛宮此
直舉兵稱亂伺閒以取人之國而以誅爽為名耳當文帝
明帝時君之失政多矣懿受腹心之託膺社稷之重竒不
聞一言之諫爭而且陰結劉放孫資以為內主卒以傾魏
陳矯之對明帝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蓋亦知其
有不臣之心矣通鑑所云似未然也

劉放孫資排燕王宇曹肇而薦曹爽司馬懿卒以亡魏而
放資復為中書監令凡八年至九年春始遜位是時曹馬
之隙已成八年懿始謝病而放資即以次年遜位蓋預知

其謀而又逆料爽之非懿敵矣爽死後復以孫資為中書令則放資之黨於司馬可見也

劉放傳黃初中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又俱加侍中其領監令如故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而不及放其下即言嘉平二年放薨資復遜位三年薨詳其文曹爽誅後復以下當有劉放為侍中領中書監九字史不言者蓋脫文也

司馬字位為上公歷事四世於師昭為尊屬於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弒無能有所匡正僅流涕痛哭而已且父子尊官厚祿榮寵終其身未嘗有所辭讓以云魏之純臣其無愧乎梁之朱全昱亦然然全昱田野之人不知書其不能辭爵宜也君子於字不能無惜焉綱目書官書爵蓋節取之與王祥同也晉書司馬順宣帝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武帝受禪順歎曰事異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以字視之遠不逮矣

按史言孚以尊屬師昭不敢偏之順亦武帝之從叔父也武帝寬厚又非師昭比其得罪必更有他語不第以悲泣故但史弗詳耳

曹爽傳桓範不應太后召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于寶晉紀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晉書宣帝紀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與晉紀互異以陳志考之疑以晉書為是懿以太后令召濟劫之與同屯洛水浮橋濟非為懿用者而爽之愚闇懿固久知之矣不待濟言也通鑑從晉紀考異亦無他證

曹爽為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太尉在大將軍之下轉為太傅則在大將軍之上矣陳志所云以宣王年德俱高恒

父事之不敢專行此正其實而外以名號尊之欲使尚書
 奏事由己此特晉人之辭耳何晏鄧颺素與司馬師昭互
 相稱譽其進用亦未必盡出爽意也其後權勢相軋始相
 疑貳故陳志敘其事於五年後接於八年宣王謝病不與
 政晉書宣帝紀八年帝於是與爽有隙則前此固未嘗異
 也何晏鄧颺為尚書司馬孚為尚書令爽弟羲為中領軍
 懿子師亦為中領軍爽弟彥為散騎常侍懿子昭亦為散
 騎常侍固相參用爽非能專制者懿之伎狠爽晏輩自在
 其掌握之中然使其轉太傅時已有專制之意懿豈不覺
 之豈遲至十年而後發乎

晉志魏初惟置太傅位增二司
 始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裴注所載爽表亦自分明太傅
 太尉官有尊卑而職位不異其答詔劉放孫資為之乃懿
 黨也故知所云使尚書
 奏事由己者恐未必然

桓範與曹爽僅鄉里之舊其赴爽也蓋逆知懿之必篡魏
 矣而不能識爽之無成何也然人臣之義當以桓範為正
 範初出即曰太傅謀逆謂爽等曰坐汝族滅被收曰我
 亦義士前後語自分明懿以太后詔召範乃矯詔也矯詔
 豈可從乎懿勒兵先據武庫師屯司馬門直舉兵稱亂耳
 其遣高柔據爽營王觀據羲營必同謀之非倉卒閒事也
 既以王觀行中領軍何復以中領軍召範此直脅之使隨
 已同屯洛水耳範之出也司農諸吏皆止之不聽非僅聽
 兒子言者其見懿叩頭不知有無然範嘗曰我寧作卿向
 三公長跪則平時見懿當拜亦非為畏死而叩頭也懿收
 張當考問又令司蕃自首皆以大逆誅滅之魏書晉臣所
 作不敢盡其辭而微見其意通鑑多因舊史綱目分注亦

未及改正是不能無待於後人也

以太后詔當云矯太后詔黃門張當奏當云懿

使廷尉誣奏當與陰謀為逆通鑑所叙亦自分明但未直截說破耳

蔣濟桓範皆魏之大臣非懿黨也幸則為蔣濟不幸則為桓範必無自全之理矣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魯芝楊綜之不死而反遷官此以安朝臣之心所謂盜亦有道者既滅晏等之族又遷芝等之官慶賞刑威皆其所專擅矣芝綜不能辭官而反為懿用此其人絕無足取竊謂此事可削不書

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王觀行中領軍據羲營此起兵時事爽罷免後柔仍為司徒觀仍為太僕觀傳復為尚書是自太僕為尚書也兩營兵不知何屬豈懿自領之與師後為衛將軍抑師領之與魏晉書皆無考

何晏鄧颺丁謚李勝當懿起兵時不知何在若在外從行史無一語及之自是不從行也素為爽黨至此乃坐視以圖倖免其視桓範遠不逮矣 晏等浮華相扇憑藉權勢惟以割分產業因緣求欲為事晏謚颺為尚書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皆未為要職而懿父子擁兵其視晏等直几上肉耳一日變起束手相視俱就死地亦非不欲為爽謀也

蔣濟素有重望不在陳羣之下其諫明帝信任近臣也則不合於劉放孫資其諫何晏等變亂制度也則不合於曹爽而於曹爽之誅夷為言曹真不可無後則不合於司馬懿此為能自立者特以身為太尉於曹馬之隙知亂之將起而不能辭位以去以致為懿所脅不能自免此為失耳

然視高柔王觀孫禮則已遠矣通鑑於桓範之事從晉紀以懿言為濟言而又削表不載又不載濟爭曹真語似以濟為合於懿者而著其失言於爽發病而卒於是濟之始末不得以明而幾與高柔孫禮之徒同類而棄之也詳濟之始末不與高柔王觀同而桓範之死亦不與何晏鄧颺同綱目多因通鑑於此未及詳定也晉書宣帝紀收曹爽兄弟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勛不可以不祀帝不聽于寶晉紀蔣濟以曹真之勳勞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按正始十年四月己丑改元嘉平丙子蔣濟卒而陳志云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奉真後則非以濟言也當從晉書綱目於魏臣書卒者三人徐邈高堂隆陳羣而管寧為變例其他一切削之然如楊阜之直諫似當附書而所書既略情節頗有未詳而高柔王觀等之變節逆黨其罪亦不著矣後之君子所宜詳考也

王祥以至孝稱而濡跡於魏晉之際不能去位與吳之孟宗同君子不能無惜焉綱目於王祥書卒蓋節取之

高堂隆之卒傳不著其年通鑑附書於景初二年綱目之建興十

年綱目因而書之楊阜之卒傳亦不著其年通鑑不書故

綱目亦缺非削之也通鑑載阜疏於青龍三年綱目建興十三年

竊謂宜附書其後隆傳景初中帝使郎吏從隆等受經數年隆等皆卒則隆未必卒於景初二年

特附書耳阜亦可其例也

蜀志餘論

陳志曹公征荊州劉琮迎降諸葛亮勸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夫跨有荊益乃隆中之本計而以當日事勢揆之恐諸葛公未必出此是時曹操已在宛軍勢甚盛先主以羈旅之眾乘隙以攻人之國縱琮可取操其可禦

乎先主之欲南據江陵人衆數萬操以五千騎追之不戰而敗至棄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決矣孔衍漢魏春秋或說備劫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而不言諸葛公之計其語為是通鑑盡載其語而不從陳志然參用陳志二語謂攻劉琮荊州可有據孔衍書或說乃劫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耳非攻琮遂能奄有荊州也朱子論此謂先主不攻劉琮而取劉璋為經權俱失先主之取劉璋自非是乃出於不得已之計若不攻劉琮則固未為失也此亦朱子未定之論耳

吳志餘論

潘濬傳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軍中郎特授以兵楊戲季漢

諸臣贊列濬於麋芳傅士仁郝普陳注濬亦與關羽不協孫權襲羽遂入吳按濬為昭烈治中又典留州事職任蓋不輕矣與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濬豈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聽其迎降可乎即如江表傳所言亦僅稱疾不見而已及權慰勞之遽下地拜謝更為權用且樊仙以武陵郡從事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備為不失舊臣之義而濬自請兵往斬平之此豈有人心者與樂毅所云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迴乎異矣故濬當與麋芳傅士仁同戲之譏貶自不為過通鑑盡載江表傳語而削陳志注與關羽不協之云其事遂不著故附論之

通鑑景初二年冬十月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綱目書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鎮武昌而不書濬

卒代濬蓋削之也太和五年吳主假太常潘濬節督軍討五溪蠻綱目書吳遣潘濬擊五溪蠻不書官亦貶之魯肅首建議拒操周瑜與之同而肅欲與昭烈協力瑜意則少異瑜卒肅勸權借荊州至呂蒙直欲圖取關羽蓋與肅反矣瑜薦肅自代而肅不薦蒙自代也肅卒代者自在呂蒙而權更用嚴峻峻書生不閑軍旅固辭然後以授蒙蓋或肅之遺意抑欲以誤羽也肅卒時年四十六使肅不死則樊圍必無後患而操可感北方可圖曹丕不敢稱帝矣故諸葛表曰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事勢如此亦天為之也綱目書冬十月呂蒙襲取江陵十二月蒙卒而削其官蓋快之也孫權所用皆智謀勇力之士陸口重地不當以付嚴峻此

必肅舉峻以自代肅之意欲協和吳蜀以拒操而不用呂蒙之計也權雖用其言而意實不在峻峻亦知之故力辭而卒以授呂蒙史謂衆嘉峻之能以實讓蓋以肅之薦峻為非是乃諱之而不著其語此其情事曲折雖於諸史略無所見而千百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孫策創業江東自藉攻戰之力而於張昭張紘虞翻俱待以師友之禮委而用之所謂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不專以武力也至權時張昭張紘雖見尊禮而不復任用昭且幾不免而翻竟以竄死惟顧雍潘濬輩從容諷議得安其位陸遜有大功而以數直諫憤恚而卒周瑜魯肅幸以早死不與陸遜同禍而亦恩不及嗣其所愛重者惟呂蒙凌統甘寧周泰輩以視策萬萬不逮矣其保有江東者以有呂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五
蒙輩為之用得其死力而其不能廓大基業上窺中原者亦以此孫盛之評蓋得其實矣而通鑑不著其語故附論之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五終

後學喬光傳校字

白田草堂存稿卷之六

寶應王懋竑子中甫著

雜著

恭記 聖祖仁皇帝兩事

聖祖仁皇帝秋審獄囚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聖祖曰刺股尚非致命傷此可寬也大學士吳正治對曰當念死者之無辜 聖祖曰朕非直欲赦之當可議緩決耳竊謂 聖祖惻隱不忍之心而吳公之對則真大臣之言也

聖祖嘗問翰林侍讀學士崔蔚林曰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對曰朱子不是王陽明亦不是 聖祖作色曰然則汝說轉是耶未幾罷職 聖祖之學專主朱

子其衛道甚嚴而承學諸臣不能推闡 聖訓輒以己意
淆亂其閒而纂輯諸公率多陽合陰離疑誤學者後來當
以 聖祖之意釐正之

此兩條皆得之吾邑侍讀喬公

曾大父泰和公炳燭編跋

余家讀書為學自曾大父泰和公始泰和公與劉職方公
練江同時少後而以喬侍御公聖任為姊夫故其淵源略
有承接生平不為文字講解而篤實力行一以忠厚退讓
自守雖與侍御公出處不同而其大概相似也懋竑少時
訪求遺集不可得見僅於故匱中得四書稿三首及家書
數紙大父訓導公題其上云片紙隻字母使遺逸則當大
父時已不可多得矣今年夏四月從弟懋綱忽以曾大父

手書炳燭編見示云得之廢書中再拜捧玩不勝驚喜炳
燭編者蓋取師曠語是時曾大父年已七十矣細書累幅
字畫端謹凡二百餘行無一筆懈散所抄多呂新吾先生
呻吟錄中語皆切近可行不為虛渺之談仰見前人耄而
好學進德不倦之實功而所以啟佑後人者至矣此真吾
家寶玉大弓之傳而子孫當世世守之者也抑懋竑又有
感焉自泰和公以及懋竑蓋四世矣康熙中喬侍讀公畫
川脩邑志作泰和公傳云吾邑書香之盛未有過王氏者
識者卜其後之必昌後叔父脩撰公大魁天下果符其言
十餘年來亦漸不如前矣而世傳之緒轉以陵替今此卷
出於廢棄之餘意者曾大父在天之靈默有以啟佑後人
者庶幾讀書為學忠厚退讓之傳其復振乎此懋竑之倦

倦所望於後來者蓋不徒以科名之盛而又別有在也因
敬書其後而以其卷歸之懋綱弟俾謹藏之時出與家子
弟共觀焉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尚其念之哉尚其念
之哉乾隆庚申十月朔曾孫文林郎翰林院編脩懋竝謹
記

記邵氏聞見錄語

邵氏聞見錄記明道先生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當
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又曰元豐大臣皆
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
未艾也竊謂此乃邵氏因明道論新法之語而附會之非
明道語也蓋王荊公之高志厲行文章議論本與諸君子
合其得君行道固將以濟世安民特以所學不正又以狠

復自用故明道欲優游委曲待其自悟而改之是以有新
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語然又曰此自思則如此今日許
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譬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
津誠可笑也亦自見其難以轉移之意矣若蔡確章惇輩
乃小人之雄豈可以荊公為比而與之共政薰蕕不同器
君子小人必不能以相合與之共政事事皆可以掣吾之
肘稍久則乘間抵隙司馬諸公且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
廷之上而何轉移之有哉倘哲宗僅一中主其昏謬不至
若是之甚則必無元符紹聖之事而衣冠之禍可以不作
且是時哲宗方幼紹述之事未明明道何能預知之夫士
君子居可為之地乘得為之時惟問其事之當為與不當
為而不必論其事之濟與不濟至於禍患尤非所恤以韓

魏公寧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為之語及溫公天若祚宋
必無此事之語推之則後來之禍固君子所不懼也哲宗
雖以紹述為名而其實乃有恨於宣仁故盡反其所為而
并及宣仁所用之人章蔡因其機肆行報復誅流竄殛以
快其忿其於君德朝政國計民生一切不問凶德參會君
臣上下各逞其欲以馴至靖康之變所謂天實為之當宣
仁末哲宗失德已著呂范諸公不深惟社稷之計廣引正
人為之輔弼屏除姦黨絕其萌芽而乃以調停為區區自
全之策卒之潰敗決裂不可收拾雖非盡呂范諸公之過
而亦有以致之論者不此之咎而反追咎溫公申公不與
小人共政豈不誤之甚哉程氏遺書及淵源錄皆載邵氏
所記文集作答張呂二先生書亦有及此者疑皆未定之

論也邵氏言至今四十年而言益驗則固記於四十年之
後而諸門人所錄略無及此者其非明道本語無疑而猶
未敢定也姑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元祐時行遣者僅一蔡新州確若呂惠卿章惇蔡卞輩皆
布在列郡未有毫毛之傷但以退休散地怨入骨髓元符
紹聖間乃力為報復必欲置元祐諸公於死地其伎恨如
此是後羣奸相繼根據盤互并為一黨歷數十年牢不可
破竊恐周孔復生亦無能變化之理張呂二先生蓋有疑
於此而胡氏所記尹氏亦疑此語則前輩多已及之而答
張呂書所云自是一時所見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

答張書在

庚寅答呂書在甲午

語類百三十卷有廖德明葉賀孫錄兩條廖錄在癸巳後

與張呂書同葉錄在辛亥後其語則大異雖不明言非明
道語而斷以君子小人不可共政又引舜去四凶孔子去
少正卯為此則非復廖錄之舉例矣又百二十三卷葉錄
云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此心可以質天地通神明豈
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並用小人所以
成後來之禍今人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
真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此條尤
說得盡愈可證答張呂書之非定論矣 又按百三十卷
鄭可學錄問明道共政之說亦是權曰是權若如所說縱
不十分好亦不至如他日之甚此亦在辛亥後恐是偶然
答問之辭或記者之誤當以葉錄為正也

文集辛亥與留丞相書言元祐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

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民到於今賴之又言元祐
之失在於分別之不精而不可以為己甚至其後書又力
言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則彼勝此無有兩相疑
而終不決者雖舉朝皆君子而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
間投際抵巇皆足以為吾患况在侍從之列丞弼之任乎
其言至為深痛雖不及元祐時事而其大旨與答張呂書
則迥異矣而葉錄以與留書考之尤為明據范淳夫唐鑑
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嘗鄙其論以為苟簡而晚年作社
倉記則亟稱之以為不易之論而自述前言之誤蓋其經
歷已多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讀者宜詳考焉未可執其
一說以為定也

答張敬夫書有伯恭不憚下問之語此在嚴州時伯恭以

白田草堂字高 卷六 五
己丑十月至嚴州而朱子以九月丁母憂歲內不得有書
其在庚寅無疑也答呂伯恭書有見外書胡氏所記之語
外書成於癸巳故當在癸巳後而呂集敘論淵源於戊戌
非是或云在甲午七月後鄒琢其云大抵自庚寅至甲午僅五
年故答張呂書所見略同皆一時未定之論耳

書杜北征詩後

隱居詩話曰唐人詠馬嵬事多矣世所傳者劉禹錫曰官
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偏追明皇不得
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抑亦造語蠢拙失臣
子事君之體老杜則不然其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乃見明皇鑒夏殷之敗畏天悔

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今按此論直不曉文義而妄
為之說不獨老杜笑之即劉白亦笑之矣以褒姒比楊妃
則明皇為何等主而歸其功於陳將軍詞句雖略而指意
明白蓋有過於劉白之所言是豈明皇鑒於夏殷之敗而
自誅之者古人文字元無忌諱唐世詩人尚有小雅怨誅
之遺而猥以末世諧媚心腸妄為測量使古人之指意晦
昧而不白於後世可歎也昔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
為不合頌體其自述云恰逢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足
碑而朱子直以諂子目之至今為笑魏泰所論與之正同
也

劉白直敘其事其詞迫其情危使後世讀之為之悚然色
變足為千古之殷鑒而老杜洞觀於興廢存亡之故以為

不誅國忠不誅貴妃必不能成中興之功其識又遠出劉
白之上矣故曰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折周漢獲再興宣
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伏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
猶活此言中興之功由於誅國忠貴妃而國忠貴妃之誅
則皆陳將軍之力而以管仲比之其詞慷慨壯烈所以謂
之詩史也昔黃涪翁論北征南山詩以詞語論則南山勝
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
山雖不作亦可此在古人已有定論而竊怪注杜者之不
引此而反載魏泰之妄語也

論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此為證父攘羊言之言斷不可
證父之事耳非謂改易事實顛倒是非為親飾辭怙過也
書不諱瞽鯀事獨不為舜禹計若以為尊親諱例之則虞

夏之臣子當蒙首惡之誅矣詩無魯風而載驅之詩則錄
於齊夫子獨不為魯諱而刪之乎春秋隱公閔公不書弑
此魯無南史董狐之筆為時君諱爾夫子因而不革而不
地不葬已見其實至如夫人孫于齊夫人孫于邾夫人數
會齊侯皆國之大惡而曾不為諱他如納郟鼎丹楹刻桷
閏月不告朔公四不視朔之類皆直書之未嘗諱也唐太
宗謂褚遂良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乎對曰臣職司載筆
不敢不記劉洎曰藉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此正得
古人臣之義後世不知此而徒舉為尊親諱之說所以人
臣少有擬議輒加以誹謗先朝之罪而元符紹聖之禍歷
千載而不息也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自劉向揚
雄皆以為實錄而王允以為謗書俗儒之論往往如此故

因魏泰論詩語而附及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為何如也

玉山講義考

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此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為性者五人之所以為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意若呂燾所記自是記錄之誤故并載諸書而附呂錄使後之讀者有考焉

玉山講義程琪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日當體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

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

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入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

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閒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白曰宜宜存存
九
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生此人猶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昏濁清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

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其性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可

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
 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
 一性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
 難猶可必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
 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
 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
 反為甚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
 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
 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
 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
 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

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崇禮蓋道之為體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尊德性
 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
 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
 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
 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
 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有闕處矣
 按此說是因問者言孔孟之言同異而發明性之所有
 仁義禮智四者即孟子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之意只
 是講明道理地頭名目而其歸宿處在日用之間行著
 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數語非是教人回頭轉腦向自
 己心中識認四者模樣也故其後又曰須更在自己分

上實下工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又曰
識得性善則知堯舜之聖不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便
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則豈徒向心中認取四者之謂
耶又後云就日用閒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
德性也然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
然亦不是判然兩事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
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其歸宿處只在於此亦可
謂明白而無疑矣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亦只發明前
段之意而於下工夫處却未之及至呂燾所記則直以
識認得裏面物事模樣作工夫且謂敬是第二節事明
與玉山講義相背此記錄之誤不可以不辨也
答陳器之書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

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
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
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蓬蠱起往
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
曰渾然全體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
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
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
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
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
朝之事感則禮之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
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
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

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逆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也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於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又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

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於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又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

但分別出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義故元為四端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閒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按此因玉山講義而發明之其言尤詳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蓋是理之可驗依然就他發處驗得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必有是理於內然則孟子之謂性善亦逆其情而逆知

之如此發揮明白只說道理地頭名目如此非教人於此做工夫也做工夫處玉山講義已明言之此因問者未之及故不復道耳若如呂燾所記要識認得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林德之書皆無此語試循其說而求之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各各於心中分別出來真所謂沒世窮年而不可以得矣又四者各有模樣物事仁義對立則又有二者模樣物事仁包四端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智能成始成終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一心之中紛亂已甚迷惑瞽悶不可爬梳雖禪家之庭前柏樹子毛布衫鎮州大蘿蔔亦不至如是之轆轤也李公晦所云晚年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蓋由不細考此數書之意而為呂錄

所誤不知朱子之意只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只此一語可了無此等說數也昔朱子嘗言黃太史灑落之語延平先生拈出特令學者識得箇深造自得氣象以考所得之淺深不意一再傳後其弊乃至於此則公晦輩誤認話頭之弊朱子早已明斥之矣

答林德久書云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都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總

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按此書前有後書所疑之語必因德久疑於玉山講義而特發明之其云不是先有箇虛空底性旋生四者出來亦不是有箇虛空底性包却四者是又玉山講義所未及也既云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即云非有形象方

白曰章字存利 卷一
所可撮可摩既云識得意思情狀似有界限即云非有
牆壁遮攔分別處纔下一語便即掃去正恐人錯認話
頭故又云此處極難言故孟子只於發處言之又曰本
體無著莫處只可於用處看其語自是分明是說地頭
名目如此如中庸說率性之謂道不是教人回頭轉腦
於心中識取四者分別界限如呂燾所記云云也呂燾
所記則是實有此四塊磊塊在心中而又實有牆壁遮
攔分別處矣後答林書又云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
行之性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
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此又因有疑於界限
之說而答之只是發明非是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有四
者出來之意與呂燾所記自不同也

答方賓王書云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
行為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也木仁
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為四行之實故信
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出於性而其體渾
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恭敬辭
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
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
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
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也大抵仁義禮
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
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
乎其得之矣

此書在己酉其分別性情體用最為明了玉山講義蓋本於此而加詳耳皆是講明道理欲學者識得仁義禮智為性之德而仁之貫四端則又推言之而非如呂燾所記體認甚底模樣物事之云也四者各是模樣物事而仁之貫四端智之成始成終又是甚底模樣物事耶學者觀於此亦可以曉然矣故附載焉

答或人云孟子語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體其為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擾矣

按此答或人書不詳何時疑是早年語然可證體認是甚模樣物事之非故附載之

國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宋傑竊於自
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
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自
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曰未說到敬而無失
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
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
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
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
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為惻
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為羞惡
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譬

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黑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呂熹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於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語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

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是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能發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按呂熹錄乃余國秀問疑國秀所記國秀無錄故見於呂熹錄中蓋因玉山講義而言其云於發處認得裏面底物事是甚模樣又與玉山講義不同以答甘節語考之則斷斷非朱子語玉山講義先說道理地頭名目其

白田草堂存稿 卷六
歸結做工夫處在尊德性道問學答陳器之林德久又
發玉山講義之意而於做工夫處則未之及如燾錄則
竟以識認尋求為工夫程子嘗譏呂氏求中於未發之
前為非中庸或問發明之而并以楊氏所謂驗所謂執
亦有呂氏之病燾錄所云蓋不止於求中與驗與執者
雖沒世窮年而必不可得也故錄玉山講義答陳器
之林德久兩書而附呂燾錄及答甘節語於後則燾錄
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呂燾所記本之余國秀文集答國秀第二書有云須理
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
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此錄與所問
語全不對值而呂燾所記蒙批誨云云似指此而云問

身心性情之德則此條問語又初無此語也又一條問
語甚分明而答云須是實識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為
有以明之亦與問語不相對值此不可曉而實識得裏
面等語又他所未有即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書
論性情體用甚詳而亦未有此語也呂燾所記自是國
秀之意而於文集答語亦有不能無疑者姑記於此以
俟質焉

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為之
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
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
存底本其後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
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值其訛誤自顯然則文集

尚不可盡據者况語錄乎呂燾所錄斷不可信故勉
齋先生謂不當以隨時應答之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而
薛敬軒先生亦屢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為主蓋以此
也

答何叔京書云天理既渾然

既有誤

然謂之理則便是箇

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下便各有一
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是以謂之渾然非
是渾然裏面全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
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
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
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則天理渾然即性也玉山講義已發

其凡於此矣此書在癸巳甲午間距甲寅二十年而其
言若合符節如此則謂晚年始頗指示本體豈其然乎
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玉山講義乃因程珙之問
而發明之只孟子此數語耳答陳器之林正卿又因玉
山講義而發其他則未嘗數數言之也故於末附此一
條尤可以證晚年指示本體之說之非

答呂子約書云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
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
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
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非字疑當作所與此章之
文本不相及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

秉彝天性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
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後乙卯

按此書為程子四箴言却可為玉山講義之證玉山講
義前段所言仁義禮智皆是推本說泛言其理之如此
非是說做工夫處至後段之尊德性道問學方是正說
做工夫處其答陳器之林德久書只發明前段之意而
不及後段做工夫之說呂燾錄蓋誤認此決非朱子本
語後來推衍愈多泛濫都是錯認了話頭也故附此條
於後以疏通證明之學者參考於此亦可以洞然而無
疑矣

答呂子約書云論性則以仁為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
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仁為孝弟之本論為仁之功夫則
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按此書當在壬辰癸巳間蓋早年語也然正與玉山講
義相發明論性則以仁為本此是泛說非謂做工夫處
如玉山講義所言亦只是泛說論義理地頭名目如此
若如呂燾錄則必向心中識取物事模樣竟作做工夫
處全非朱子之意矣以此書證之則呂錄之誤亦不待
辨而明矣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事接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
思不虛靜少閒應事接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守得
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會守得那白
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
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

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

沈僩錄

按呂燾錄在巳未沈僩錄在戊午後此條則同聞而別出也沈錄答問恰相對值意思亦極通貫其云黑底虛靜者則如坐禪入定專守此心之謂也其云白底虛靜即大學之物格知至孟子之知性知天其以虛靜為言蓋因所問而答之而大意自極分明呂錄則增入要識得這物事等語與沈錄大不同明繫國秀自以己意託之朱子以合前說且云敬是第二節事則是先要識得此物事而後虛靜虛靜而後能敬也豈其然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朱子再三言之問者曰於敬而無失上用功原自不錯今反謂其夾雜鶻突而所云識得這物事與問語全不相對值必非朱子語也只以沈錄對勘之則其得失自見而呂錄之不可據亦不待辨說而益明矣

